

■ 楚文化与楚地出土文献

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二)》杂识

李 天 虹

(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)

[作者简介] 李天虹(1966-), 女, 河北丰南人,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副教授, 历史学博士, 主要从事古文字与秦汉简牍研究。

[摘 要] 上海博物馆藏竹书《民之父母》篇中的“勿”应该读作“物”, 从“言”从“午”从“又”的字应该释为“语”。论文还就《容成氏》篇的“密”字与古文字“审”进行形体上的比较分析, 以期避免因二字字形相近而产生误识。

[关键词] 上海博物馆; 竹书; 文字

[中图分类号] K877.5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2-7320(2004)04-0500-03

本文拟就上海博物馆藏竹书《民之父母》篇中的“勿”、“諝”以及《容成氏》篇中的“密”等3字进行探讨, 不当之处, 敬请方家指正。

1. 《民之父母》三至四号简释文^[1](第158-160页):

子夏曰:“敢辭(问)可(何)胃(谓)‘五至’?”孔子曰:“‘五至’庠(乎), 勿(志)之所至者, 志(诗)亦至安(焉); 志(诗)之[所]至者, 豊(礼)亦至安(焉); 豊(礼)之所至者, 乐亦至安(焉); 乐之所至者, 愍(哀)亦至安(焉), 愍(哀)乐相生。”

今本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与这段话相应的文句作:

子夏曰:“民之父母, 既得而闻之矣, 敢问何谓五至?”孔子曰:“志之所至, 诗亦至焉。诗之所至, 礼亦至焉。礼之所至, 乐亦至焉。乐之所至, 哀亦至焉。哀乐相生。”

比较可知, 如果将竹书的“志”读为“诗”, 二者所云“五至”的差别主要在于竹书的“勿”, 今本作“志”; 又《孔子家语·论礼》所记“五至”与《孔子闲居》相同。濮茅左先生因而怀疑竹书“勿”系“志”之误写, 又认为“‘勿’读作‘物’, 似亦通”。

今按, “勿”与“志”字形差别较大, 竹书上下文也没有“勿”或与“勿”相关之字, “志”误写为“勿”的可能性应该很小。在古书里, “志”与“诗”常常相联, 诗由志而引发, 是对志的抒发和表达, 又出土竹简云“《诗》, 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”(《语丛一》简三九)、“诗无隠志”(《孔子诗论》简一)等; 但不见将“物”与“诗”直接联系起来的记载。然而在郭店《性自命出》篇里, “物”与“志”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其开篇云:“凡人虽有性, 心亡奠志, 待勿(物)而后作。”^[2]那么, 由于物、志关系密切, 所以, 我认为“勿”当读为“物”, “志”则读作本字。竹书所云“五至”的首句, 讲的是物与志之间的关系; 所谓“物之所至者, 志亦至焉”, 与《性自命出》的“(心志)待物而后作”类同。这样, 竹书所述“五至”当是:

物之所至者, 志亦至焉; 志之所至者, 礼亦至焉; 礼之所至者, 乐亦至焉; 乐之所至者, 哀亦至焉, 哀乐相生。

古书常将志与诗相联; 而《孔子闲居》和《论礼》所记“五至”, 都是由志至诗, 由诗至礼。对比来看, 竹

书“五至”的“志”和“礼”之间缺少了“诗”这个环节。因此,我曾怀疑竹书此段书写有讹误:“志亦至安;志之所至者”下本有重文符,被抄写者讹脱,此段简文本或作:

勿之所至者,志=亦=至=安=;志=之=所=至=者=,豊亦至安……

将重文分解开作:

勿之所至者,志亦至安;志之所至者,志亦至安;志之所至者,豊亦至安……

第一个“志”读为本字,重文的“志”通假为“诗”。郭店《老子》乙一五号简“清”下有重文符,第一个“清”读作本字,第二个“清”通假为“静”,与此类同。如此,这段文字可通读作:

勿(物)之所至者,志亦至安(焉);志之所至者,志(诗)亦至安(焉);志(诗)之所至者,豊(礼)亦至安(焉)……

语意非常通顺。高华平先生也有类似的认识,不过他认为竹书“诗”这一环节的缺乏可能是出自脱文。但是如果这样,按照通常的理解,所谓“五至”就变成了“六至”,即:物→志→诗→礼→乐→哀。对此,高先生解释说:“五至”之“至”的意思为“至于”,即“至焉”,而《孔子闲居》和《论礼》中作为“志之所至”的“所至”,是不能算作“五至”之一的;只有后面的“诗亦至焉”、“礼亦至焉”、“乐亦至焉”、“哀亦至焉”才是“五至”的组成部分。换言之,《孔子闲居》和《论礼》中的“五至”,实际只有“四至”。那么,竹书由“物”至“哀”,正好是“五至”。

今按,志、诗、礼、乐、哀都出自人的思维、行为,物与它们有本质的区别,这点有助于证实高先生的观点。但何以竹书和《孔子闲居》、《论礼》“五至”说法不同,却都只有五个支点,即物、志、礼、乐、哀或志、诗、礼、乐、哀,却是很难回答的问题。那么,在现有条件下,遵从竹书的原貌,恐怕是最好的选择^①。

2.《民之父母》九号简释文:

子臧(夏)曰:“丕才設(?)也,败(美)^②矣! 宏(宏)矣! 大矣!”

《孔子闲居》和这句话相应的文字作“言则大矣、美矣、盛矣”。設,原文作設,濮茅左先生怀疑是“许”字繁文,义为听。刘信芳、李锐等先生所释同,但疑“许”与今本“言”相对应,当读作“语”。今按,从文义看,将该字读作“语”更能让人信服,但对该字的形体结构,可以作别样考虑。古文字馭(《说文》以“馭”为“御”字古文)本会意字,作以手执鞭策马形,战国文字或将鞭形声化为“午”,作𠂔(曾 67),右旁写法与该字完全一致。古午、五音通,馭又或声化从“五”,作𠂔(曾 71)。“语”也是以“五”为基本声符的字,故与“馭”音通。刘信芳先生已经指出郭店简《五行》三四号简的“强语”即“强御”。传世文献里还有“语”与从御之字通用的例子^③(第 852 页)。颇疑“設”字可分析为从言馭省声,乃“语”字异体。

三、《容成氏》四六号简记有古姁姓之国密须,其“密”字作𠂔,形体与古文字审相当接近。

《说文》采部“采,悉也,知采谛也。从一从采。審,篆文案从番”,又“番,兽足谓之番。从采,田象其掌……𠂔,古文番”^④。从出土文字资料看,番通常从采从田,与篆文相同。但审字却不从采或番,如𠂔(五祀卫鼎《集成》5. 2832),𠂔(楚王冢审盂,《文物报》90. 5. 31),𠂔(《秦简·杂抄》32)。从周到秦,审字均从一、从米、从口(或从曰,与从口无别),一脉相承。侯马盟书 16. 3 有字作𠂔,可能是从来从思,系审字异体^⑤。那么,《说文》从采或番的审字,都是讹变的形体。

将古文字审与竹书“密”相比,惟一差别是密字所从米旁之上比审字多了一横划。而在古文字里,同一个字可以有存在细微差别的不同写法。单从字形看,将審、審看作一个字,也是可以成立的。但因为确有确切的辞例,可知二者的确是不同的字。就目前的资料,这一横划可说是确认密或审字的关键。

审造字本义不明。上海博物馆简的“密”,徐在国先生分析为从一、从甘,米声,本蜜字,以音同而读作密;古米、密同属明母;米脂部,密质部,韵亦相近,故蜜(密)可以“米”为声符^⑥。今按认为審从“米”为声,可从。

西周史墙盘铭文里有𠂔字,其左半与上海博物馆简“密”字相合,李零先生据而指出字从密声。该字右半学者或认为是“帚”,但字形与帚差别较大(参《金文编》794 页),也许是“寻”字异体。古文字从“寻”之字或作𠂔(𠂔,《集成》1. 271“鄂”)、𠂔(《成之闻之》34“簪”)《古文四声韵》卷 2 侵韵引《崔希裕纂古》寻字或作

“𠂔”,右旁之形当与“𠂔”相近^①。但是,即便如此,此字在铭文中读作何字,仍然有待探讨。

最后附带谈一下郭店简中可能与审有关的一个字。《成之闻之》二四号简云:

型(形)于中,𠂔(发)于色,其锡也固悛(矣)

“也”前之字,整理者缺释^②。今按此字左旁从宀、从米,可能是《说文》的窠,字在文中或即读作“审”。《说文》以窠为字头,其下别出篆文審,则窠既可能是古文,也可能是籀文。就现有资料看,《说文》以“窠”为古文的可能性较大。

注 释:

- ① 上海博物馆竹书《性情论》简一所云与《性自命出》基本相同,参看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版。竹书此句与《礼记·乐记》“人心之动,物使之然也”相近。
- ② 本文系参加华师研讨会的论文,此条会后有删改。在研讨会上,有数位学者指出不能根据传世文献或我们的现有认识擅改竹书文本。
- ③ 整理者读作“悛”,此从何琳仪先生读,何说见《沪简二册选释》,简帛研究网 2003 年 1 月 14 日。本文所引各家之说除注明者外,均出自简帛研究网,下文不一一出注。
- ④ 郭店《缁衣》简二九播作𠂔,上海博物馆《缁衣》简一五播作𠂔,徐在国先生认为前者从番从月,月为附加声符;后者系《说文》古文番的源头,参看徐在国:《隶定古文疏证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2 年版,第 30 页。
- ⑤ 参看赵平安:《说文小篆研究》,广西教育出版社,1999 年版,第 189 页。
- ⑥ 郭店《六德》二五号简有与上博简“密”写法相同的字,徐在国先生释为“蜜”,亦读作“密”。
- ⑦ 徐在国先生认为,古音寻邪母侵部,金见母侵部,寻作𠂔可能是加注声符金,参看徐在国:《隶定古文疏证》,第 71~72 页。
- ⑧ 李零先生读作“减”,大概以字从“易”声,参看李零: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2 年版,第 122、124 页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马承源.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二)[Z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2] 高 亨,董治安. 古字通假会典[Z]. 济南:齐鲁书社,1989.

(责任编辑 桂 莉)

Study on *The Chu's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from Shanghai Museum* (Vol II)

LI Tian-hong

(School of History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)

Biography: LI Tian-hong (1966-), female, Doctor, Associate professor, School of History, Wuhan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palaeography and Bamboo Slips about Qin and Han Dynasties.

Abstract: The article gives some new explanations about “wu”, “yu”, “tong” of “”minzhifumu” from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; and analyses the structures of “mi” of “rongchengshi” and “shen” of others excavated documents, hoping to avoid the confusion between “mi” and “shen”.

Key words: Shanghai Museum; bamboo slips; characters